





塵史三卷雖經點勘外尚多中下二卷
又殘缺不全因從知不足齋本鈔補成書且
校正數十字 道光丙午臘月

塵史 并序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
竊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輒環南北而遠歷三紀
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
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為臣
而歸闔扉養痾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藁猥多
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
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誠者無不載又病
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為四十四門總成

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寔錄以其無溢美無
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無
我請嘗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
追為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塵史目錄

卷上

睿謨

國政

朝制

官制

國用

任人

禮儀

音樂

臺議

忠讜

惠政

利疚

卷中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不遇

治家

場屋

神授

體分

學術

經義

詩話

論文

碑碣

書畫

辯誤

明義

卷下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鑒戒

戒殺

真偽

讒謗

占驗

語識

博奕

諧謔

雜誌

乖謬

塵史目錄

塵史卷上

鳳臺子王

得臣

彥輔撰

睿謨六則

鄭毅夫嘗說

藝祖朝聲登聞鼓求亡猪者上

手詔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聞來問朕

覓亡猪朕又何嘗見他猪耶然與卿共喜者

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白直禁卒錄編勅既

勅具牘以上英宗曰武臣寫勅是有意泣

官矣遂命釋之聞者莫不歎服

慈聖園陵永裕手詔畧曰功隆德盛被於四海

宜改園陵仍云朕於禁中寔行三年之制蓋

古所未有也中書許冲元嘗對客言熙寧末

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

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指亨字曰為

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內侍

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宣仁聖烈殿執事

言宣仁常儉服純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

過或宴罷見浣濯食器戒其潔謹夫不出殿

闈綜制天下於簾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

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德矣

神宗皇帝聖學淵遠莫窺涯涘黃安中履任崇

政說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

則有報問之以振鷺何也黃曰得四海之歡

心以奉先王維其如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

又至祈父之篇其卒章祈父豈不聽上問曰

獨言聽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知思也上

二

中書許冲元應指起
另作一条

內侍陳處約亦另是一条

曰豈非軍事尚謀。聰作謀故邪。侍臣莫不歎
伏蔡持正說

國政四則

得
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尚書郎寇誣
往還曰出其祖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藁
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訊駕起與不起如
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日邊報犬戎
遊騎已至深祁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
疑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處東路別無

屯兵乞先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
瑩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發五千
兵專委孫全照如虜在近勿使傳城求便掩
擊仍令間道移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
募壯士入虜境燔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探
伺以彼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
張軍勢以貳敵三以振石普閻承翰軍威四
與邢洛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
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萬一犬戎

之營見兵已南即發定武兵馬三萬餘俾桑贊等結陳南超鎮州及今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那至邢洛間方可蓋與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以應魏能等佐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騎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犬戎柵於鎮定之郊定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略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軍迤邐東下傍城牽制虜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

車駕不行益恐蕃賊戕害生靈或是輦輅親征亦須渡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兼振津濟得臣切以為忠賢之臣抱道履節孰不欲遭時奮取功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章聖淵謀神斷先發於中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聖賢相濟嗚呼盛矣

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費蓋十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粟以實中都三

司使程文簡以為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為原廟逐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名見於國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紹聖初內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號非所宜名詔易之議者以為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體時曾魯公為亞相趙鼎道歐

永叔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曰問東廳文學則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矣

朝制四則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漆修及製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

作今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
所謂火葉青窰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
皮作麻作窰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漆
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為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
連榻冬氈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
於此以待進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
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
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
公參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
五分上圭其半闊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
圓長一尺徑七分于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
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
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初入臺即
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為開封府此杖
殆唐所制也

祖宗以來另是一條

永裕建尚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郎郎官廳於中壁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來惟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並未嘗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與寺監長貳率互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外寺監均命貳少之類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為次祖宗以來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為著作佐郎餘人為大理

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秘書丞寺丞再遷太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即無所謂京官者惟自丞務即以上然丞務至宣德若任七寺監主簿太學博士兩丞丞之類亦得奉朝請蓋以職事官論也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朝請郎以不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為諸司郎中者並重戴

熙寧間既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閣任望官者

充之未幾又以初入仕者為五房習學檢正
官今幕職官多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
使職官者節度觀察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
之若簽判則京朝以上故簽書判官廳公事
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某縣事
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
竟獨依舊不復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間議者以為無

以甄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
犯貪墨者去之予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
稱右則餘人稱右者得無耻乎是時知黃州
蕭有犯並去之不從

國用 一則

紹聖初予倭位金部初見戶部支禁中合周司
泊在京百官宗室諸軍并雜支錢以紙計之
月率四十萬諸倉給食糧亦稱是

任人 三則

鄭內翰久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懽曰好狀元 神文為之懽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來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湍庭稱善况命相哉

唐丞相另一條
熙寧間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為中丞凡七年不遷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

相檐子入內是也

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禮儀 十七則

幘頭後周武王為四脚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請著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

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而上繫，今謂之幘頭。小脚其所垂兩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為兩潤脚，短而銳者，名牛耳幘頭。唐謂之軟裏。至中末以後，浸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制^則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其中子先以結藤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為之，裡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撤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

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為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中之樣始作前絀，謂之欵巾。久之作微欵而已。後為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為直巾者，又為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巾。今乃製為平直巾矣。其兩脚始則全狹，後而長，稍變又潤而短，今長短闊狹僅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為之帽。然未聞其制也。魏晉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

璉猶服研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
貴賤通為一樣但狗所尚而屢變耳始時惟
以幞頭光紗為之名曰京紗帽其制甚質其
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為短簷方二寸許者
慶曆以來方眼南紗者又曰翠紗帽者蓋前
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又增其身與簷俱
抹上竦俗戲為筆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為人
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裹槍已
而又為方簷者其制自頂上開簷高七八寸
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為風折其簷者比年
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為銳
勢今則漸為四直者

古以韋為帶反插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
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
旂四方五圓乃九環之遺制旂且留一眼號
曰古眼古環象也通以黑韋為常眼者金玉
犀則用紅韋著令品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
經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間為方旂無古眼

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於常服
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捷尾始甚短後稍
長浸有垂至膝者今則參用出於人之所好
而已

笏衣緋紫者以象上絀下直服綠者以槐上絀
下方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濶皇祐

間極大而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
復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
非槐

國朝

祖宗創金毬文方圍帶亦名笏頭帶以
賜二府乃佩魚又為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
賜禁從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觀文殿大學
士以上至三師金服毬文觀文殿學士至龍
圖閣直學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並給御仙花皆許佩魚岐嘉二王服玉佩金
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賜花兩枝正郎三枝
故有詠外郎遷前行詩曰衣添三尺絹宴剩

一枝花熙寧以來皆給四花郎官六枝自行
官制若寄祿階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為郎中
即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伎
術等官少為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
吏公袍俾加襖俗所謂黃義襪者是也幘頭
合帶牛耳者然今之優人多為此服大為羣
小所惡浮謗騰溢其議遂止
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

者既入其色獲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
紫未幾英宗入繼大統秘書丞甄履嘗為
繼聖圖著其說後又為黑紫神宗詔禁止
於是乃如鮮赤矣世又目為順聖紫之蓋色
得正也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
幕職官以下悉自門外步入已熙寧間選人
既習學檢正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
議中堂於是亦聽乘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襪有帶履用皂革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未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具衣服而騎永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余時貳軍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皇帝致齋御史臺吏其行禮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緒

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者其緒者或讀曰青曰菁余潛告曰當為爭有相顧而笑者按儀禮作綽字音義與此同婦人冠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記

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或綴絲羅為攢雲五嶽之類既禁用鹿胎玳瑁乃為白角者又點角為假玳瑁之形者然猶出四角而長矣後至長三二尺許而登車擔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為團者塗

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為之謂之團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驛肩又以團冠少裁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只又以驛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今則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稜托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以珠璣綴之其方尚長冠也所傳兩角梳亦長七八寸習尚之盛在於皇祐至和之間聲隅子黃晞曰此無他蓋大官麤踈耳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

有襖衣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今亡此禮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婦變服而受慰者其服可知矣切諱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私忌裹垂脚襖紗幘頭襖布衫繫藍鐵帶此乃今之釋服襖禪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輔曰不可聖人緣情制禮蓋有隆殺今歲服襖禪是未嘗從吉也又在閩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

帶訪士大夫家鮮有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是則其服少變常服為安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袍腰經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閩秋遇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後問他郡皆服斬衰時熊臯守鄱陽乃出所錄庚申禮官議服為得體辛巳欽聖憲肅遺告到安州余急趨郡中見

守相首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為不可時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鞏守郡亦服斬衰余以為大非也遺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是暮服也今服斬衰義有所嫌遂用余說後聞他處服斬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禮安可以仕乎

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葢然宗室之家乘車比至乳保輩乘馬皆張之

熙寧間因內璫馬首以小扇障目後士大夫悉

用夾青緋為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託其
景至茂兵有不能持之者紹聖初中詔禁止
遂不用

音樂四則

猷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古人精於音者其感物如此况以舜之樂乎
然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不足怪矣故施於
人則庶尹允諧於神則祖考來格嗚呼非舜
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樂本朝因用之

神文嘗詔和

峴等修焉又有和氏樂

神文復命李熙別

製然所用者惟王樂耳永豐間

永裕遣知

音者諱繹是正遂廢王樂而用李樂范蜀公

以謂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太

常審議卒用李樂協律郎陳沂聖與謂予曰

王樂高二律是以太簇為黃鍾也范樂下二

律以無射濁倍為黃鍾也其得中聲之合惟

李照樂云

蜀公素留心大樂既居許募工範銅為周奎漢
斛各一枚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
可以知樂矣文以為今樂之聲宮不足而商
有餘故常大臣休之偃佚於私而是日天子
或御便生以按軍旅樂之應也遂改制音律
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議其樂以為聲下而不
用

予嘗問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
是以積黍定筦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
識樂者惟在於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
必至於隻咽而不徹下樂其歌者必至於曠
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樂
聲太高神宗因見絃者屢絕而易歌者音
寒而氣單遂問其然對曰以太高故也上曰
為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兩格乃
兩律矣今教坊樂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
或未用之

慶曆中衛士之變既就誅矣而言事官乞禁中
畜羅江犬子羅江蓋蜀邑也產犬善噬其章
下仍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為舌班尾卷
者乃曹南犬也

御史八臺滿十旬未抗章既例輸金以佐公用
謂之辱臺錢 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
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
藁拜囊封象佇聽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
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間者其辭云是何穆

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學所議
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
熙寧初程顥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聚
廳喫食分廳向火

忠說 八則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
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
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

以剛正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普相 藝祖
日止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却之弗
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却之如此
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他日復問
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乃大悟卒用
其人

富鄭公嘗謂予言

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并

州欲領師乘勝復收薊門始咨於衆叅知政
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熱燉餅耳

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
盡信此餅難翻 永熙竟趨幽燕捲甲而還
卒如贊言鄭公再三歎為予曰武臣中蓋亦
有人矣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
朝奉郎杜球言 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
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
或對天數或對以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
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後

駐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地守臣犯賊法
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犯賊不當
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翼日上為罷宰相天即大
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 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辭國論
率預謀斷一日咨及儲貳寇辭以天下之本
非臣所獨知願博采廷議已而 章聖既入
春宮三日謁太廟上遣人伺之百姓觀者皆
合手叩額云新天子又一日萊公因對上謂

曰建儲本為天下計前日還宮見有泣者及
太子詣廟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
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陛下得人此
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丁晉公相 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
不合一日因奏對以笏擊晉公由是並罷相
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
定出知鄆州蓋天禧五年冬也明年改元乾

興二月十九日 真宗晏駕 神文即位

章獻垂簾晉公扶前憤三月敗文定衛州團
練副使宣猷當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公曰
此無他春妹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大不
道耳宣猷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別
辭然晉公常切齒焉竟增兩句云罹此震驚
遂至沉隕未幾晉公擅移永定皇堂敗岨
州司戶復當宣猷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
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予與文
定兄之孫朝奉大夫孝廉世美同貳閩漕世

美云為予言之

范文正好論事

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

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
數夕環步於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
者悉焚之戒其子純祐等曰我上疏言作君
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
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神文嘉細為罷
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矣毅夫云

神文時慶曆間淮南有王綸者嘯聚其黨頗擾

罷縣丞平日久守臣或有妄城而去者事案
朝廷議罪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請論如法范
文正參預大政事以為不可今江淮郡縣徒
有名耳城壁非如邊塞難以責城守 神文
齊德寬仁故棄城得減死鄭公忿謂文正曰
六文欲作佛耶范曰 主上富於春秋吾輩
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
將以不容矣鄭歎服

鄭毅夫為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畧余常
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幸數聽
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
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顛不狂其
名不張公達曰古人處已如此何有於富貴
哉余嘗心記其說

惠政四則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崇陽一縣不產
茶而民間率藝桑而稅以繅人甚樂輸蓋興
國初九河張公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

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練夫賢
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窮也

詠在崇陽登喜豐亭見入市菜歸呼問之乃田
家子也曰若自有地豈力不足以藝蔬耶願
從邑而市之真游惰者於是笞而遣之以淺
大夫論之則為暴政決無罪入矣

范純仁於至和間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籍
家賞滿三百千則充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
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則課本戶罰藝桑

各有數人亦不欺而至今稱之後值營奉

永昭計司科買麻履數萬期會既迫民間雖
有金而莫能得履公為科營婦鬻履者稍增

其真與之為約如期而辦又科材木甚衆公
敷於五等戶優估以市之計里之遠近令以
輸決送公乃設棚於縣宇之前致榻於棚上
公據棚下瞰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亭遂
令過人莫之曉蓋於棚榻潛有尋丈之度以
視其長短由是吏胥匠石無一高下其手而

民無所用賂當時畿右諸邑民莫不勞弊獨惟襄城為不然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賞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辱貯以器水溺之纜產即謂之洗兒建釵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禮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千計生子皆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

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罷還邑有小兒數百人迎於郊古循吏也蓋未之有

利疚六則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曰用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詔父在毋暮增為三年之制又有庚古而使時為時所需而不可去者如齊搗山煮海漢

之摧酷六畜之租唐之間架竹木之稅是也
若稽古執義而行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
復井田蘇綽之建五等房瑄之用車戰是也
盜狗名則失寔放於利而忘義易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蠲減外歲計二十三萬八
千六十八貫有奇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五百
三十一貫有奇而鄂一州所歛無慮三萬九
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

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
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日撲買賺
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數
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
貨茶以濟艱食所入既倍而監場官因亦被
賞竟不復減議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
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諸
邑尤無名矣

湖北一路惟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

種以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
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
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戶坐享厚息以自
臯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
於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為政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本朝屬荆湖北路景祐
間忽入京西民間既禁海鹽而食解鹽以輦
販之遠頗病淡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科索
駝黃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

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
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萬緡歲輸京西
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心既德
公多立生祠然歲課近足以支費而京西之
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燭
本末或欲乞為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
恤民之論也予嘗為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割
安州為京西元旨止以京西闕財用為言蓋
出於一時苟簡之請而聽之者亦未嘗因久

計其歲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
西又發運司計兵稍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
而京西所得纔三萬五千耳抑累歲未嘗得
之切嘗等之稅則王土也人則王民也何嘗
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爾已為
謬舉為今計莫若曠然蠲之則京西無慶虛
利而湖北當蒙實惠也

古之圭甲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耶
視職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然罷縣始
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今
今有職田處多貽民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
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訟縱或受之災傷之
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斂職田之租
入於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之數以所有
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估其中真
以常平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養廉吏
而息貪汙也

安陸罷城枕涓水惟州城基墻皆紫石不為水

所鬲自大安門外至所謂上下津地悉無石
每夏潦漲集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
歲水絕溢岸即行西壕識者以謂久必自湮
津門由景陵門以去為正河道矣若自大安
門外白兆解院以北石岸盡處為水約以殺
湍銳庶幾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張
全公朝議與予泊士人僧俗同列狀以訴於
州乞置水約州委安陸令而守令昏暗遠圖
而憚於有為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
舊未嘗有此役為難遂寢其事

塵史卷中

鳳臺子王

得臣

彥輔撰

賢德七則

冠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鄧施設之迹雖不同
而同為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
則家、畫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
宇在州宅後民間祈禱無虛日大則封牲獻
樂小則焚帛幣酌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
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貌匠者請神之像於
一

公曰我即是也乃以公為祠二公之祠不
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亦多造為官
為設醮二公與漢之召杜在其列嗚呼生澤
其民歿列於神可謂盛德矣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
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
何緣而發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
人孰無貨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幸此風不
可長也僚屬曰此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為其

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
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以罪而遣之衆服
之

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
之卓然無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禍二公
各行其所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掾歲滿
還早卜築於鄖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
而已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

林希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為
今狐秋掾雪中渡鄒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
書萬卷，掾嘗就閱，或假輟以歸。每出入跨羸
馬，頂戴華陽紗巾，着墨縹布襪，繫絛小童，携
書簾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
灑景物蕭條，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皂帽，
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
聞者毛骨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卓越風韻體
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揆，字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
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修清孤潔，故
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號為連底
凍。其父處士舜賓，字輔之，為鄉里所說服。歲
饑，出穀萬斛，損價以糴，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
官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愧謝，厚遺以遣之。
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元

憲景文

洛人李實，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以未有

所言時鄧綰文約任南牀謂李曰當亦有所
言否李曰蓋將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
其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顧欲言人不善耶其
長厚如此黃好謙樂道時同在臺後領京西
憲嘗會於洛為予言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
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溫公既相太師
文潞公落致仕平章軍國重事耆哲並進時
蜀公居許亦預召竟辭不來其表有云六十

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也十九而復來豈云合
禮

志氣一則

今孤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宗同時嘗謂
魏守值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
傳呼而來二宗相顧歎慕且曰我屬至此亦
足矣今孤曰何其隘耶吾輩不出入將相皆
不足道後元憲為丞相景文至八座令孤止
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本州稅而終命不

副志可惜

度量四則

知夔州盛大夫武仲安肅公度之孫也謂予曰
某閱王公大臣須有襟量乃可以享其位昔
外戚李侯璋徒以后族建節獨襟量容物亦
人所難某常同張寺丞諶過南郡時李為留
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數日俄以從兵乏食
告別欲去李曰但令持狀來當為給半月食
釋盛遣從兵投狀尋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

即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與張翼日又
往告別李曰何苦遽行復告以從兵乏食李
曰昨日已支半月盛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
不得耶殊無怪怒色盛張相謂曰此公月得
俸錢四十萬正以此耳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
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下馬東
北望而三呼渡攬轡行衆不敢謹誰何趙濟
畏之龍圖乖崖孫壻也嘗以此事告於韓公

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畏之常為予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與仲氏景文未第
因依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
憲謂客曰吾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
裹銀得一两粗以辨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
年節當喫劍耳時予先君年未冠處座下常
語予曰觀二公居貧燕笑自若後享名位如
此

范堯夫治平中為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

言康定間元昊寇邊歸魏公領四路招討駐
吾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幃魏
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曰誰遣汝
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夏國相張元正用事
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
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
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
帶乃納之時范相見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
曰不治此事得體矣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

受其帶是墮賊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齊桓公行甚汚辱而為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仲死豎貂任事而卒於亂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知也

夏英公諱守安陸而書表吏鄭生者鄰二宋情迹甚熟凡郡守所欲殘狀多謁二公為之英公怪而問之曰若嘗學而自為此耶對曰非

也乃二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賞英公守三月而罷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岡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舉老母恩深白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門岡同林外曰
岡賈公字存道

不遇一則

魏公少年魏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秘閣琬主賦
景文賦獨行於世魏公嘆服景文語客曰既
賦琬主又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
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庸遂
請改命歐陽修分撰唐紀與志景文出知成
都聽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
景文召還故有罷罷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
詩曰沅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彤闈平
臺賦罷鄒陽至宣室釐殘賈誼歸疲馬有情
依堞歎倦禽知困傷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
擁篲應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鄭州不得
朝卒於外

治家二則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予為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風
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是也
張全翁朝議為予言曰潞州有一農夫五世

同居太宗討并門^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太宗以為然

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媪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富鄭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塲屋二則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

子先答以兩可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傑謀為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憚是年首薦景文令狐被黜故景文謝啓有曰言雖執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

神文重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既考字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獬也故鄭謝啓甲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授七則

潞公嘗為予言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
暇日於相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發其帛視之
乃淳化錢其數十明日淳於王整下第十人
及第是為天禧三年淳本南劍人後居安陸
鄉人傳元憲母夢朱衣人昇一大珠受而懷之
既寤猶覺煖已而生元憲後又夢前朱衣人
携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
公文學詞藝冠世天下謂二宗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數上不第年逾
四十不欲復試鄉人共為投納文字迫期強
之使就試已而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
試訖一夕夢遊天宇間聞殿上唱云劉沆南
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覺自占曰曆家南斗
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狀元太師王
拱壽賜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夢天聖八年
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於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

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試鄭興
予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
日院僧德珎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
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鬪池龍勝而歸其時
旁院書生有白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
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在於
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鄭公果狀
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客僧乃取
所記夢帖子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輒夢東
華門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車訊云宋朝第
四宰相再訊之云丁丑人希叔蓋生丁丑喜
而前瞻見車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確持正
也同生丁丑熙寧己未入叅大政辛酉登右
揆己丑為首自元祐戊辰以謫官守安陸嘗
吟詩言者以為謗訕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盧寇丁
至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間歲取士第一榜也
南省放合格二百人殿試由考落三十五人
比前後累榜最為入少後蒙朝廷顯擢亦累
榜所罕故蔡持正劉莘老章子厚並拜相安
厚卿兩至樞府一為門下侍郎胡完夫作右
轄出守成都還為吏部尚書以卒如持正莘
老並謫死新州子厚近自雷州司戶得散官
徙居桐廬亦卒厚卿以散官居沔又遷建昌
後得還洛復大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數

人若俞公達吳子中李奉世皆先亡張正甫
姚暉中盛中叔亦以責死豐相之王明叟今
俱敗奪豐居台王居南安蓋寵利保功名自
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鉅少而博學善持論嘗謂予說李
邦直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床李
披髮坐於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夢中因
為一詞既覺書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
花落鶯子穿高閣長恨春醪如水薄開愁無

處著。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體分五則

蔡邕獨斷曰。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尔。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穀

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與言足下。比蔡所言。蓋已詳而有等矣。然予觀秦漢間。卑對尊者。亦稱足下。如史謂大王足下者是也。則非特通類相與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如臯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庶績。屈平曰。敖朕辭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謂至秦。天子獨稱之。予嘗以為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於君前。而相與言。猶或卿之若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遠。致孫楚。參石苞驃騎軍。

事初至長揖曰天子遣我叅卿軍事陶淵明
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類甚衆隋以
來不復卿稱惟人主呼其臣則卿之分上下
定矣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
則不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
曰某君云者以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
世人見稱公則以為重己稱君則以為輕己
不知何謂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擬也夫自况曰僕非
不早也稱人曰君又斥云足下非不恭也常
觀唐賢如韓退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
下與在下者多云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
退之、才識所言且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
能易耶

舊制凡八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
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
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

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賄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叫。

學術七則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充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為禹；充拜言之心，則可以為舜。聖人何遠哉！善充其所為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嘗以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偽，能偽然後能為聖人。能為

君子，嗚呼！卿所論以治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偽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惡，若恬於性而馳乎學偽，則奈何？是禍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

二子，則子思、孟軻在焉。此韓愈氏醇疵之辨

與然，可謂大疵小醇也。

莊周號為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之，則鼓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亡情，疆歌以遣之，其累一也。奚為是紛々歟？楊子雲蕩而不法，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答李翼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
聖人之所罕言也或曰而及焉非為性而言
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謹所習與所惑及
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為不悖此其大畧
也臨邛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
先聖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叔卒貽後世之謂
者其在此書矣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
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抄文選三遍

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
為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方壯始從學逮遊場屋甚有
時名登第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
後知隨郢信陽三郡年六十三分司歸安陸
年六十九致仕嘗撰集異說三編科名定分
錄七卷儆戒會纂五十事麗情集十二卷天
朝說野語各三篇泊退居又撰脞說二十卷
年七十六仍著詩賦雜文其子百藥嘗纂為

慶曆集三十卷予惟會荒嚴情外昔常見之
富哉所聞也

今狐先生嘗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錄余常見之
乃知先生於世間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
說精義晉年統緯世惣樂要注默書讒髓琴
譜兵途要轄余為兒童時先君令曝書見世
惣統緯等書後又從同堂兄聲伯芑假所傳
易說琴譜讒髓以觀焉自餘訪諸里人蓋鮮
有知者

經義十一則

書之為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內之政存焉
詩之為書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備
焉周之興也始於大任大妣而已詩曰大妣
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及其亡也滅於褒妣而已詩曰亂匪
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妣滅之
方后妃之賢也莫不知臣下之勤勞求賢審
官如此而已方豔妻之嬪也上自卿士司徒

下至於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亂之來可不察哉

厲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監謗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衛武芮伯之作也當是時詩未立也民畏監謗不敢作故也

詩多識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文詞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有興頌。

傳曰政有小太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則二

雅見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時也女謁內威讒邪

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幾息故予觀賓之

初筮瓠葉作則鹿鳴廢矣頰弁角弓作則棠

棣廢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

廢矣漸之石何草不黃作則采芾出車杕

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嘉魚廢矣隰桑

作則南山有臺廢矣鴛鴦作則由庚廢矣魚

藻作則由儀廢矣采菽作則湛露廢矣黍苗
作則蓼蕭廢矣瞻彼洛矣作則彤弓廢矣苕
之花作則六月采芑廢矣大田作則鴻鴈廢
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華黍
廢矣若厲王則尤變其大者故予觀民勞作
則公劉靈臺廢矣桑柔作則行葦廢矣瞻卬
作則綿文王有聲廢矣召旻作則棫樸卷阿
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予於幽厲
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為蓋始於毛公耳班
固漢書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為子夏所傳河
間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
毛公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為子夏序蓋襲毛
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道為近必有所本
但今無以考焉或曰孔子官商賜可與言詩
於子夏獨曰起予者商也是說者之所本魯
子以為序非出於子夏且聖人剛次風雅頌
其所題曰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誘

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然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詳於逸篇自可以見何以知之夫篇之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康成以為出於毛公之言此可以知之矣故詩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則草蟲叩風燕之及式微王之采葛檜之素冠小雅出車杕杜等二十九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四篇魯頌有駘泮水

閔宮烈相三篇商頌烈祖玄鳥長發商武三篇皆上於元題一句蓋非孔子不能作也其餘篇序察其文勢及復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見於史傳齊魯解詩以關雎本於衽席文曰佩玉不明關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為思親之詩三家者蓋皆不得孔子真獨毛公得之其自以蕭子夏所傳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得而見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之兮無感我帟兮無

使魄也。吠婦人眼，鑄獨言悅何也。曰按內則注云：悅，蓋婦人拭物之中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毋結帨而戒之。皇甫謐《女怨詩》曰：婚禮臨成，施衽結帨，三命丁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謂九為老陽，七為少陽，進陽之道也。六為老陰，八為少陰，逆陰之謂也。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則七八

九六之數，故以純者為老，九六得純數以雜者為少，七八得雜數比自然之理也。

唐李翱《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古小人在上，最為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九尚應堯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夫，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剝決柔，宜若易然。又辭俱險而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剝長乃終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自道而下

數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
止於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
予觀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
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之九三曰：
「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求其變，則可以思過

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
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謂凡經所書皆變
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氏

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臨邛都官外郎計用章博學著書，有迂遺希通
二編，尤專於左氏春秋，以謂凡傳所稱禮也
者，非禮之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時，當舍經
而用變，以權宜從事。蓋左氏親授於聖人者
如此。密學陳襄常有書辨其非是者。

詩話 三十三則

梁鍾嶸作詩評，摘撫本根，總核華實，收昭明之
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

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
言之濫觴予以為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辭曰
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
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
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爭聽惟邇言是至於北山之篇
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間則全篇五
字耳然則始於虞行於周逮漢專為全體矣
劉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

空梁落燕泥蓋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晝
北宮書亭詩云花露盈虫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編

練句雖干而致思不逮薛也

杜審言子美父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間

唱和有霧綰青條弱風牽紫蔓長又寄語洛
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 林花著
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
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
語脉蓋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

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若已出唯李杜顏延年褚白馬賦曰旦刷幽燕夕秣荆越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晡秣越皆出於顏

賦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爾雅釋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恐別有出

逸史載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適之飲中八儂之一也子美詩曰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蓋用其詩

也

白傳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
雀樓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
林籠鸚鵡洲句則美矣然頭陀寺在毘城之
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
之或曰甚之辭如峻極於天之謂也予曰
謂世稱子美為詩史蓋實錄也

說文以瓊為赤玉比見人咏白物多用之韓愈
雪詩曰若非燭鵠鷺定是屑瓊瑰又馬蹄踏

作瓊瑤跡為有詩儂鳳沼來將別有所稽邪
豈用之不審也

僧贊寧為筍譜甚詳摘撫古人詩詠自梁元帝
至唐揚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時學
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亦可為勤篤然未盡
也如退之和侯協律詠筍二十六韻不收何
耶豈寧忿其排釋氏而私懷去取與抑文公
集當時未出乎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浚瀆監郢州

京山縣稅通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
沒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於碑
後亦亡郢刊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
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
白雪關頭一望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
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兩
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縣多宝寺中甘棠魏
野亦有詩曰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

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為我親烹嶽麓茶蓋
詩人寫興多同

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
丞相韓魏公詩曰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
春入壽杯唐羅鄴詩云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杯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學賓有父尤善於詩嘗
云人泛剡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
有江橫塞外悠々去天落秋邊處々低語句
驚人蓋出於藍矣

慶曆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
白儂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
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下筆有鴈門太守詩
曰黑雲壓城欲摧甲光射日金鱗開王安
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白
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
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苑源種桃
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

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
未盡善或曰概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
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
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獨不免子美
之譏况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為然

閩中鮮食鼠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濶
三二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
迎儂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

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士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此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閩人謂茶芽未展為槍展則為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銍性之嘗為予言曰王荆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謂焉

寇萊公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疎々渡波光瑟々凝帝家金掌露

仙府玉壺冰曉鉢侵星汲宵厨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礼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罷榮文刑部郎中崔繹詩云二相南行至道

初記名留咏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
行人鑿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達矣

穆伯長為巨盜詩斥故相丁謂也予因舉於史
驥思遠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傳以丞相李德裕貶崖州為
三絕句便不免世人訾毀予以謂詩三百皆
出聖賢發憤而為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
安陸令李楚老翹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詩
也白公卒於李貶之前予因按唐史會昌六

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即位明年改元大中又
明年李貶蓋當時疾李者託名為之附於集
詩曰樂天曾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
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
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擲頭撼腦花園裏
將為春光總屬伊田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
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怙悵欲寬
誰予觀其詞意鄙淺白為雜律詩譏世人故
人得以輕效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僊
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
幸西池 慈聖以珠盤戲馬鞍遺上上自池
乘以歸 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遊苑中上
常扶持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
毀香閣垣為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
金書牌曰賞蟠莖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
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
老臣淚曾泣見珠襦王存時為從官曰珠韉

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字予亦例進曰
春風三月暮寂寞大椿庭百官有去東朝蓋
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
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
曰白虎今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
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豐魯阜子山嘗宰斬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
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間見小詩

甲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
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衆
太白所書即取其牌歸於丞相吳正憲公李
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

推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為詩近見人亦有
為藥名詩者如訶子縮紗等語不惟直致兼
是假借大不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
則折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
批盡寒燈心自知此乃魯望離合格也思遠

幼孤從令狐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
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
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西見月多故壽陽
朱炎節判嘗贈詩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日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為山壽
麾出杜牧之手把一麾江上去即旄也蓋悞
矣余以為麾即毛也子美亦有持旌旄之句
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為詩予少時聞人誦嚼梅香襲
齒攀柳綠藏巾予欲纂卿人詩恨無朱詩廖
獻卿大夫謂予曰某少嘗同筆硯得其詩二
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獻卿別未幾不幸早卒
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栢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
栢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
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粢兮齊
風曰遭我乎狝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兮

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塵兮豳風曰二之日
鑿冰沖之三日納於凌陰小雅曰以燕樂
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於道謀大雅曰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闕
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於
光明文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
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
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高歌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此七字之濫觴也然則
栢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
黃鳥止於棘七言之始蓋合兩句以言悞也
予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院陽翟徐秀才出其
父屯甲忘名所為詩見其清若平淡有古人
風不能傳抄其過杜工部墳一詩曰水與泪
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
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弔寒日
下西原

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斜韻
夢得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
用韻未盡知白樂天春深貧賤家荒涼三徑
草冷落四鄰花又如妻愁出賃車之語烏足
稱哉

張頌公美穎昌人舉進士不第嘗館於吾家義
方齋畏謹自律讀書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
詩曰人散鞦韆閒挂月露零蝴蝶冷眠風全
不類其為人嘗詠唐君臣得失之迹與其治

亂之辨可為世鑒者凡百篇元豐末至京師
欲上之會 永裕不豫囊其書歸有志而不
達惜哉

予弟光輔鄰臣郡以經行應詔元祐丁卯賜第
歸未幾因出墜馬傷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
八王公亮明道挽詞曰足穀醫還驗占桑夢
亦靈眾咸推服

論文十四則

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

才秀領之列瓊漿哉羹之烹新歌鄭衛之娛日
夜沈湎與象碁六博之樂夫所以訾楚者深
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
可以正尚或以解其後耳又曰賞罰當只尚
賢士只國家為只尚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
其政者也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選者以
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秋之為氣也天高而
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絃絲竹之病語衍

而復為逸少之累矣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藝約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秦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讀鶡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彥

昇之志也

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為始於鷺于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為碑任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因或具成篇而論雖有不

同然不害其多聞之益。

顏氏家訓亦足以為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
枚乘張衡左思為狂。而又詆訐子雲。吾不取
焉。

李善注文選最為該洽。然潘岳閒居賦曰。周文
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
詳。予嘗讀王子年拾遺曰。北極有岐峰之陰。
多棗木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
柔。百歲一實。夫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

空。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
仲李園三十八所。李九果賦云。三十六園朱
李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此。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為古賦樂章歌詩讚頌碑
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
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
登文集一冊。六卷。權文公為之序。其略曰。所
著詩賦之外。書啟誌記序述銘誄。合為一百
二十篇。又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

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梁昭明之
為者斯不可遺者也然所得書肆鏤板纔六
十六篇蓋已亡其半抑觀文粹竝不編載由
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續文粹之外登之文
以至金石所傳哀而錄之以廣前集今病矣
不酬其志

唐柳冕嘗言文章當以氣為主而世以為賦者
古詩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
殿試有物混成賦其間曰得我之小者散而

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此有陶鎔
品物之度後果為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
令區別妍媸願為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
干將人以為有出將入相之器果為名臣

里人傳宋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陽僧舍連處
士因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
景文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
亦有所自歟

宋景文公始獨撰史歲月雖久而書蓋將成後

文忠公分撰紀志今與景文所撰列傳共行於世是也然景文亦自撰唐紀與志家藏其稿世莫得見

范蜀公既謝事家居亦著東齋紀事大意已見序說

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為精絕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予以為唐初綴文尚襲南朝徐庾體故駱賓王亦有如此等句庾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云落花與芝

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知勃文蓋出於此

李遇泰伯臨川人以文學名於時晚年著李氏常語大斥孟子以為教諸侯叛若孔子猶不免莊周之論況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貢一角獸高大如吳牛身皆肉鱗傍置一羊每擊其羊聞其聲則方飲齧彼蓋以麒麟進也神文目為異獸然世謂山犀士有賦麒麟者以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挺一角

於額上毅夫謂予曰此正如班固書張蒼晚年口中無齒也

碑碣六則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謂之相公林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闊三尺餘白石也吾聞石白者不泐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平中縣令張整言於太守周君燮且以為玉碑輦而示之非玉也委鄉校之南廡已而有欲用者方磨去十餘字會鄭

獬以內相還里卜葬遽止之得不盡滅其文字後予遊宦歸見其碑悉為人磨治惟其額有書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九字甚恨無墨本以藏親友朱又叔見予屢歎乃出一本以遺予所存者序四百字銘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於序為甚其可讀者有曰先王宅土秩懿親而建侯我后得人均闕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大中大夫使持節冀州刺史云云履直道於朱繩昭全形於白璧抑貪競

之俗恩浹二天。屏權右之門威如重燎。又曰行趨露冕之檐。坐列交衢之棘。二年有詔。追遷太僕少卿。又曰長史公以儀鳳三年正月。薨於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又曰嗣孫崇藝。易州司馬。互回軍使。英姿外發。靈鑒內融。又曰趨毅梓之鄉。闕用標幽隴。何止韋孟之光緒。祖德垂裕。後昆劉寬之傳芳。故吏式昭往烈。崇藝崇述。崇烈云云。銘曰炎圖括地。姜派疏天。融斤孕火。太岳飛煙。緝詣帝若。

業冠象賢。穎滢珍筭。山韞寶儀。刑邦翰經。綸天造華陽。啟國襄城。訪道漢劔。舒蓮周珪。映藻運移赤野。威懷楚望。八翼飛止。三刀集。既英蕤早舉。仁風晚暢。丹水擢圖。黃星昭亮。恩狎聖齒。績參龍躍。錦旆雲道。實享天爵。青蒲奏績。赤野馳英。陸剌神兕。水斲奔鯨。陶區恩暴。夏口先鳴。晉俗康阜。軒轡澄清。金根按禁。訐謨鶴省。蘭錡畫嚴。鈎陳夜警。軍容甚泰。土功載靖。地軸東距。天津南渡。狼望云云。得

臣按唐書許紹唐初為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以破蕭銑功擢其子智仁為温州刺史智仁初以勲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用是攷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為中書侍郎既終葬於州西南三十里慶歷中太守校理孫公甫之翰嘗命令孤子先為文將鑿石立於涇津之側以表之會溫成張氏方以脩媛寵貴之翰畏讒終不立議者或譏其太忌元豐

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罷任又為文刊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故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十絕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訕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尚委於令解之門

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上有石倒刻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歷中華容縣一

日晦冥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諒
子京問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
人竝長三尺鐵筆書之然予在江湖間人多
以仙為名又其字類世所開者孫載積中宰
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其碑云
皆唐時所建巨材髹漆積久剝落見倒書迹
曰謝均李約收利火十餘字去地三二尺以
紙墨榻之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
伐木於山者其火隊既衆則各刻其名以為
別耳凡記木必刻於木本營建法本在下故
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
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歷間滕子京謫
守是邦嘗欲起巨隄以捍怒濤使為弭節之
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於歐陽永叔故述隄
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末予
宰巴陵首訪是隄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時治今比陽縣後徙

泌陽今治是也。按開元間李適之嘗為唐州刺史。既去有德政碑。乃張九臯之文。九臯蓋九齡弟。其碑先自比陽輦置。今之都廳。予嘗閱之。因求諸新舊史。皆不載。適之為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適之其字也。名適之。宗室之賢者也。

令狐先生既卒。門人史驤思遠謁太子中允。句。諶信道。銘其壙。又求屯曹外郎阮逸。天隱為文以表之。天隱與令狐同年。福唐林逸書。襄。

陽孟逸篆額。史號為三逸碑。

書畫 三則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

武功蘇泌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予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之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畱題。前雪。紕史。杜牧從前聞說真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滿。

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
罷牧吳興遊長興之明月峽畱宇於村居門
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
陳驤往彼得之字體道媚隱出木間真希世
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為湖州督郵
藩鎮板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
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慶歷間蔡君謨題之
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
鬮髀涅文墨入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

郭忠恕僑寓安陸郡守求其畫莫能得因以縑
屬所館之寺僧時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為
墨汁悉以潑漬其上亟攜就澗水滌之徐以
筆隨其濃淡為山水之形勢此與封氏聞見
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彼尤怪耳

辨誤 二十三則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蓀丈人止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此一句當在
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而然也蓋子路既

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
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孟子最為全書然滕文公問為國此篇疑有簡
策之誤蓋與畢戰問井地參雜而然也若夏
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當與國中什一使自賦為相比若詩云雨
我公田至雖周亦助也當與方里而井至所
以別野人也為相比若鄉田同井至百姓親
睦當與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為相比若

世祿滕固行之矣當與卿以下必有圭田為
相比而其閒察其文義頗有脫略使三代之
法不得全見於後世良可惜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云云從許子之道則
市價不二從字上蓋脫一曰字讀者可攷而
知也匡章謂陳仲子為廉士孟子曰充仲子
之操蚓而後可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繼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予
以為黃泉字下當有脫句子弟讀焉當詳考

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儻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儻當作僵。可以氣吹之則僵。予以為非也。儻與竟同。炊乃爨也。以為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盡。猶之所謂一餉開耳。

予守官洛中。伊闕陽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數十里。不知禹貢何以謂導洛自熊耳。君實曰。昔有兄子主簿虢州盧氏縣。邑中自有熊耳山。

正洛水所出也。予因考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驤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酈善長注云。路出家嶺山。東北經獲興川。又東經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導其滯者是也。按此即洛亦非正。出於熊耳。蓋禹始導於此。爾予按伊陽之熊耳。乃山同名者。更始敗赤眉。積甲與熊耳齋者。即此山也。在洛矣。

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鄭氏

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
湛或為淮得臣按酈善長汝水注云湛水出
犍縣北歷魚鹵山下為湛浦春秋襄公十六
年晉伐楚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之北
有長阪即湛水以名也周禮荊州其浸潁湛
鄭元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
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汝水又東南經定陵縣水右則淫水左則溝水
出矣自定陵縣北通潁水於襄城縣鎮潁盛
則南播汝洸則北注得臣以為九州之荆乃
今襄陽也方城蓋其北境矣二水之泛溢其
浸則在荆猶之江出於岷山漢源於嶓冢其
川盛於楚也

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
庭及近時子美詩曰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
橘熟客分金皆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
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
水非江水蓋斥此湖耳此見岳州集古今題

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蘇州皮陸子美之屬
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荆渚間繚漢江築隄以障泛水彼人謂隄
曰提說者以為自高氏據其地俗避其姓所
諱故不曰隄爾予嘗疑其不然比見李肇國
史補乃云今襄陽人呼隄為提關中人呼稻
為討皆譌謬所習也由是知諱姓之說為妄
矣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晉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
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
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七郡立
郢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來稱郢州者即江
夏也今秦鳳憲校理張舜民芸叟先謫監柳
州鹽稅過鄂書與通判吳子勉廳壁詩云但
見石城多草木芸叟邠人博學有文蓋邠去
鄂秦楚之異遂以鄂為今郢矣其詩併錄於
此曰汀洲露白葉番黃獨上南樓寫興長但
見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興亡朱絃只解

悲流水黃鶴猶能返故鄉莫道楚魂招不得
試將蕪累過三湘

京師謂人神識不穎者呼曰乾予因詢一書生
厥義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予
見揚子方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因知乾乃虔
傳曰虔劉我邊鄙蓋賊殺之義也然則世俗
俚語多有所本但不能究繹耳

呂氏春秋曰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
疆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婦者孺子操

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太鉅今惠子遇我尚
新其說我太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
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
對尊稱其妻及婦人凡自稱者則亦然則世
人之語豈無所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媳
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
曰合抱蓋拱把之間纔數寸耳圍則尺也合
抱則五尺也莊子曰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

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麤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十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於算數者，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傳曰：孔子身大十圍，夫以其大也，故記之。如沈之言，纔今之三尺七寸有奇耳，何足以為異耶。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五分。

陝州靈寶縣之西有澗名洪湣，自東南直注西北入於河。平時可涉，遇漲湍暴下，不可以舟。予預修本州役書，洪湣澗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經云：按上名有鴻臚園池，是水津渠，汭注，故謂斯川為鴻臚澗。於是知洪湣語之謠也。

白兆山最安陸之勝處，郡西三十里，頗多靈跡。中有楷師崑，世傳楷師疏維摩經，有白氣之異。山因得名，故賦詠之士未嘗不為言。若令

狐子先請善先長老住白兆寺書曰高宗朝
神楷師作維摩疏於嵩下感白氣之兆上屬
於天因而得名亦習傳聞失之討論也周書
于翼傳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屬大旱涓
水絕流舊俗亢陽禱白兆山祈雨翼遣主簿
祭之即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舊矣

安州應城縣有五茄山寰宇記與圖經竝作茄
字俗作加字竊疑之訪居人其山起於平地
袤可二里高可數仞無峯巒特起之勢皇甫

子固謂予曰五當作伍伍蓋楚之著姓此山
蓋伍氏所居當作伍家山今亦有五落五家
聚落也孝昌東北有大伍山小伍山寰宇記
以為兩山疊嶂遠望若行伍然恐亦俗傳也
予使閩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隸閩部其
所謂飛猿嶺者昭武之西北境也過是嶺即
至於峭石鋪嘗按謝靈運詩云朝發悲猿嶠
暮宿落消石謂其山高石落而消也今為飛
猿峭石蓋歲久俗傳之謠耳

世多言唐以張萬歲久任牧馬之政故圉人輩
辨馬之老小不曰歲而以齒目之蓋避萬歲
名也夫豈然哉按周禮馬質云書其齒毛與
其價又曲禮曰齒路馬者有誅穀梁曰晉獻
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荀息牽馬曰齒加
長矣戰國策曰夫驥之齒至矣由是知自古
言馬歲必以齒非自唐有所諱也
禹貢曰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國云淮
出桐柏經陪尾班固地理志亦具此而顏師

古乃曰陪尾在安陸東北今按安陸郡石村
之西俗號為橫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
舍之外班固之言東北誤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縣光和尚骨立筆法
瘦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又
讀漢書稱威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官於
瀨鄉致祭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即蔡邕
書也今考威帝紀年乃建和光和蓋靈帝時
年號豈杜詩乃後人傳寫之誤耶或者以為

今毫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二字又不知
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縣尚兩舍即
非邊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
不掩脛或以黃精當作黃獨遂援本草芋魁
注釋以為證此皆惑於多聞好奇之過也藥
錄云黃精止饑杜以窮冬採此無所獲必遷
就黃獨耶又以山雪為春雪此尤為乖謬杜
自十月發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

離同谷入蜀詩中歷歷可考蓋未嘗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於衡之耒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
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稱耒陽
令遺白酒牛肉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僑寄巴
峽三歲大歷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徙
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
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
倉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
湘而下故有回櫂之作末云舟師煩爾送耒

夏汲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色棄汝去。秋帆催客歸。蓋回權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卒於耒陽耶。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稱子美孫嗣業。啟子美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拜余為志。辭不能絕。其係略曰。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近時故丞相呂公為杜詩年譜云。大歷五年辛亥。是年還襄漢。卒於岳陽。以前詩及微之之志考之。為不妄。但言是年夏非也。

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讀。蓋多脫漏。予親家季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傳韓文。最為全本。悉多是正。於是知此篇乃脫八字。自湜也。因公安不自閑。蓋閑字下脫其閑二字。又倚撫糞壤。

下脫一開字。開字下又脫糞壤多三字。其後豈有臧字。下脫不臧二字。讀之者可以考焉。至於他詩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義 一則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人之於死也。何以知不可不哉。蓋古之人視義以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塵史卷中

塵史卷下

鳳臺子王

得臣

彥輔撰

姓氏 二則

譜牒不修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京姓也。踈之後乃為東氏。之後乃為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如此類甚多。况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

則語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未多載系世次一篇亦子長
孟堅叙傳之比也在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
罕言歐陽文忠公蘓洵明允各為世譜文忠
依漢年表明允放禮大宗小宗為次雖例不
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竊怪文忠以謂不知
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也其
譏訶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間文
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始為之譜斯言恐未

為得也

古器四則

應山平靖關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一日暴
雨村民得小鼎於澗側銅為之色如塗金兩
耳三趾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助
有鼎痕十數皆為水所漂止得此耳連庶君
錫得之甚愛以為華而不奢質而不陋後歸
永叔

予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斜日

射溪磧炤有光牧童掇取之得一陶器體圓
色白中虛徑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
端繞邊列以齒、仍缺十、以為枕也不可
用忽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
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硯容有陶者君澤嘗謂
予曰柳公權云某州磁硯為最佳予時年少
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岵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為
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

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不知何世
物

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鐘佩印刀斗鼎
鏡之屬不可勝紀

風俗八則

仕非為貧有時為貧今不然為貧者多也予初
仕聞仕宦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甲某所
供給厚可仕也後忝通籍朝堂之論亦然用
是知為貧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不言果獨林檎曰果荆人獨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舍木亦茂呼為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婚禮合巹也以雙杯綵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盃媒氏祝之擲杯於地驗其俯仰以為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懷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

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即假倩媪婦使服其服同哭諸途聲甚淒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

閩中呼梯為陔陔階之訛也鞵為脚、屨之訛

世言另一条

也世言閩蜀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謂不同風畧引蜀有不仕之類以為異孫蓋蜀人也故主其鄉風今讀書應舉為浮屠氏並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倍密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間好蠱毒者

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蓋不虛耳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
為息異 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財無
虛日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已
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歟

汶上多士族有雌黃人物會於州吏茶肆過者
必有惡名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
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號曰猪嘴關推其
巧能名者為關使次有判官幹當公事

奇異二則

寇萊公貶死雷州詔還洛陽過荆之公安民迎
祭哭挿竹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
相公竹劉敞原父王陶樂道各為文刻石志

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鴝鵒色青黑常言一切諸
佛張齊賢相謫守麗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
郊詩曰鳥解佛經言予少時聞之近時罕聞
矣豈夫造物亦有時耶

盛事五則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承
相元憲公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
馬夫人父尚書也夫丞相司空呂端也四子
長侍讀次樞密次丞相司空次戶部尚書魯
夫人父太師簡肅公也其舅呂申公也夫丞
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皆翰林學士范
祖禹也
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蓋有未有一朝

者獨劉沆天聖八年其子待制瑾皇祐五年
其孫備治平元年並及第皆在 仁宗朝安
厚卿言張文孝之孫保常鎖廳不第然應舉
時家狀內三代皆具慶亦世所無也

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
厚卿為樞密亦然蓋繼母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
光祿卿張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
夫壽任京東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

寧無疾

趙孝廉令時景貺言皇祐元年同廖獻卿赴試
春闈一日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
昨夢榜出上有先人名氏景貺曰賀獻卿必
登甲科繼先君矣未幾省榜出獻卿乃第十
人、獻卿名子孟淳之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
十人及第、今校理若正一乃獻卿第三子、元
豐戊午國學第十人薦三世之間及第遇省
取解並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殺二則

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螻蝶、怪其非時、
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以則栩栩然飛去、蓋其
詐死以逃生也

孝昌成若冲天蓋江行、岸際見小蝦蟇無數、天
益呼僕抱雞令食、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
蟇復躍入水、蓋聞鷄聲悉伏地不動、人莫見
也

鑒戒五則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其
殺灞陵尉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

已哉至陵身臣虜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貫錫

巨萬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

問有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補

除冬若寒放房緡盈月屯田君晚年得一子

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為理寺少列侍郎有官五孫長曰繡皇祐元年官至

朝奉大夫次侍讀毅夫也皇祐五年大魁三

子與孫皆任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王文正沂公仕章猷朝發晉公竄海上天下

稱之然卒以嗣子不蕃暮年謂所知曰予行

已無款而獲此報何耶但一事有恨初出守

鄆為監司相輕後秉政遷藤本官略無寧歲

竟死於道路此必為報也

予同年黃靖國元弼剛直明決初調蜀中主簿

忘其縣名令缺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嫚罵本

官眾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

元弼為儼州軍事判官治牒至寧州暴卒入
冥與宋貴辨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冥官
亦憤之已而追閱案牘語元弼曰罪即當死
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士人往往作
傳亦多抵牾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
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醫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粟棗乏者
遺之宋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冷
熟人多畏之後為醫博士謁之者貧則絕

蓋弗肯繼矣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犯盜
流他所得還卒于鄉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
返日游市井間因刺一婦人不著墜井死幼
者終於凍餒應之第曰効畏謹有常年踰七
十而亡一孫習醫自足

真偽三則

予聞洛衣冠子弟不肯者鬻祖誥與右宗大賈
冒以庇其族比年間安陸亦有蓋譜不明耳
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為

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也今讀其文自內職
牧始安有瘴癘之嘆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
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
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
江識胡雖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廷諍雖
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嗣終為餒魂豈忤心
失怨陰譎最太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
寞韶陽廟竟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
而不見其他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

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
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
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牧
守當塗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
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年乃言燕翼無嗣豈
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困於遷謫
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常取麝薰日乾之每得麝裁四
肘皮剖臍香雜乾糞以實之最太所謂當門

子者即預採飛蟲去首足翅日乾以用之是一
麝獲五臍之利蟲之性不良可知也醫者司
徒生嘗言市麝臍宜置諸懷中以氣溫之久
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真也堅實者偽也

謔謗三則

蜀人龍昌期為禮論以謂周公金縢之請以代
武王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
知遠則四國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
之說蓋聖人誠為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

為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價振天下既入翰
林有愬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 神文
乃問諭元憲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其奏
劄先書臣庠時李獻臣為翰長見奏指宋公
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公乃書
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
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既
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

紀年通譜揚文公談苑等序及繹山碑跋尾亦知其畧矣元憲雍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為者病之後為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為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入莫怒疑虎石魯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游錄說穎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道奉議穎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罷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漢士人所為託名以行

占驗十一則

舜治天下彈五絃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詩云日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盛夏以池水入畦謂之種苴不得南風則苴不

成俗謂之鹽風荆湖間夏有大風朝起夕止
連日如此土人曰廳風音諒有則旱故陂澤
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拍風如拍勺水也

安陸地宜種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入牛
種子倍費元樽已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

年又打乾矣蓋臘日牛驥泥中則然明年果

然京師槐放花盛則多河魚疾北入蕎麥熟

則早晚候霜降固有差焉又江湖間人常於

歲除汲江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

京師另一條

江湖另一條

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春正月建寅斗柄昏

在寅中曉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

予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何

以知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成率多用

是為驗因遣人聽成鼓皆然

熙寧初予為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

二三尺許取而焚之真如馬鬣是歲戊申也

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日蛙鳴則蠶善

安陸農視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

下有細白花叢出若十花以上則米貴花多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安陸自北而南群燕委雛而去不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連端午家々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子以自給至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棄子不可勝數

傳曰玄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社大觀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識三則

前廣西漕李朝奉涇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卿守金陵為江南好十闕有云丞相有才禪造化聖皇寬詔養踈頑贏取十年閑意以為雖補罷不越十年必復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間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罷一日召李登城亭間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昔葉道

卿云贏得十年閑，某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謂不越五年，復入至五年錢卒。

予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李道輔，餞於郊。舉光輔舊詩曰：仲舒窺圃三年廢，東野看花一日多。光輔笑曰：我尚能為此語耶！明年失意，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其名以聞。於是會令與特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唐易守郊，待次。光輔榮歸為學，尚不輟。八月末，為往州北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讖耶。

博奕三則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擊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擊，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擊。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一有賭若兩入己上，須置囊，合依樣檢文書，乃投錢入。

囊家亦謂之錄事

鄭都官詩有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官途之句蓋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為坑塹也

諧謔十五則

神文時京師早上閉雨形於寤歎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讓分命詣廟為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去我來漢相廟為民祈霖雨石齋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纔入仕不識州縣况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纔應舉便不知下第况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石夷吾齊老嘗遊廬山為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為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閑

人說是非

熙寧間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于私居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為職官許薦部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輟其半為身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為假龍直學士為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閑劇不同大府為忙卿司農為走卿光祿為飽卿鴻臚為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教頌昨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即堂吏至客次請某官既相見讚曰聚廳請不拜就座

則揖座又揖免筯茶湯乃退餘官則堂上引
聲曰屈不吸湯耳若同從官則待湯京官自
下聲喏而升三白事訖退或有久次無差遣
者聞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叫屈更俟何所
耶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為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為
迎霜兔矣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大中
大夫前呵曰大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虫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於干祈但

危坐相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

至於病老猶不能去多為貧而然或有一乞
致仕者親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
玉粹夫為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
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喪亦未嘗告老不
知何為也粹夫善詼諧乃告曰前日兒子亦
自馮翊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闕躡躡一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百工列肆因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破賊所

余長子渝嘗為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為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便同情

淮南廟有八儼公洎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為邑人說往時有姓梅為守見廟像逆而祭之云其祖也回觀至郝家嶺令人郝生登嶺大慟守怪問之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塚也守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儼居熙寧初徹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學隙地創小宅數十收賃以充學費號鬼八位

神宗就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予在開封南司閱牘見黨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陵京師永春門福州永春縣皆以他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廟額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游寺見其像在廡舍下僧云其裔孫侍禁自陝右輦置欲

建祠堂於此不果

盛武仲知夔州夔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間為

翰林學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己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學士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幾又

謫和州團練副使宦者押才行一日使者

不少止食盛若之夜問左右曰使者何不食

耶曰五更食訖盛市饅餅十餘枚貫以緡貯

水一胡蘆掛於鞍行則啖之餘十里使者願

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荅以早令市之使者

撫掌大笑蓋盛善飪常兼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庶
及庠也請二公居於邑之法興寺今尚有二
公手植松栢有縣令經生者念二公不出謁
屢形顏色連勸二公強謁之已而令恚尤甚
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襪鞞也二公復如言
而徃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人南歸令馳
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晝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

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友字之所以表德也
今僧頭童而不擲不可冠何字之有薦紳亦
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鑄錢監兵聞錫氣
久而病瘠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銷
釋所支率分錢內充買均給後予所至多令
如此給肉惟建州豐國監役兵仍多病予弱
之疾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薦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

目瘵乞宮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嘆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

鄭毅夫第一條

老醫少卜老取其閱少取其決鄭毅夫內相再黜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日夢化為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蓋汗也展轉間張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為讒言既覺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但聞池上人皆

曰白龍公來也士大夫於內相挽詞多用白龍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後世不然報恩略而報讎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得時得位無不皆然

暑月痲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黃元明曰止用經夕熱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師賃驢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也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時

乖謬六則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自旦至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養令民悉呈所畜雞既集紛然而鬪莫能聞止邑前百

姓喧闐塞路共觀鬪雞而罷

安陸雖號節鎮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往者守臣或以遷謫而來率多時之聞人歲久皆吏部擬授往往厚重而無作為者熙寧間一太守點檢清酒務校量缸酒數少怒甚監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復問

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晝闔子城南門不得啟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居

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
曰某以久旱用董仲舒閉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時正需
雨也安陸郡一歲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
日見當職者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答八月
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者告以將雨其
人乃曰是不用宰鷩也予觀朝廷頒祈雨雪
文三卷藏於郡縣如宰鷩皆有次第豈至八
月尚可為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憲按行一邑其尉蔡人張伯
豪也始迺於郊憲令步從又數其所為至邑
入傳舍更衣虞候白提刑適罵者是中丞壻
憲矍然曰何不早道於是召尉坐謂曰聞君
有才聊相沮爾君辭色不變豈易量耶為發
薦章而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尹洛日予管幹文字賈會使
者予亦與坐末賈因言有一相知任憲至一
郡有護戎年高因料兵曰護戎老不任事何

可容也。太守默然。戎乃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為小兒子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子為誰。曰：外甥。復問為誰。曰：章得象也。蓋郇公是時方為丞相。憲曰：雖年高精神不減。不知何餌。戎曰：無恁餌。憲曰：好箇健老兒。惠酒而去。

塵史卷下



